



一匹马，驰过千年文脉

李 霖



五马图(局部) (中国画) 北宋 李公麟

朝花

已非屈原孤独的精神伴侣，而是皇家苑囿里流动的威仪，是王朝雄厚实力的炫目展演。马蹄声如钟磬合鸣，队列如云阵推移，马在这里成为国家礼仪与力量的华丽符号。班固在《两都赋》中进一步将马与国运关联，马队的编制、装饰、步伐无不渗透着礼法的森严。这种宏大的铺陈，褪去了屈原式的个体体温，赋予马属于集体的、排山倒海般的力量感。后世诗文中那“千骑卷平冈”的壮阔气象，其美学的基石正奠基于此。

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大唐，传统诗坛迎来了光芒万丈的巅峰。这里矗立着两座风格迥异却同样不朽的丰碑。李白将屈原的浪漫主义发挥到极致，他笔下的马是盛唐气象最不羁的魂魄。少年游侠的快意纵横；“挥手自兹去，萧萧班马鸣”，那是挚友离情的深沉回响。李白的马永远在翱翔的渴望与现实的引力间挣扎，恰似诗人自身璀璨而跌宕的生命轨迹。与之遥相对望的，是杜甫那兼具豪迈与沉郁的现实主义吟唱。他早年的《房兵曹胡马诗》尚有“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”的豪迈，而安史之乱的铁蹄彻底踏碎了盛世的幻梦。他的马，从此负载起时代的重负与民族的苦难。《瘦马行》中“皮干剥落杂泥滓”，此“骨”已是精神风骨的隐喻。及至元代，龚开“一从云雾降天关，空尽先朝十二闲”的《瘦马图》中，瘦马嶙峋瘦骨如寒梅枝干，昂首且自带凛然不可犯的气节。此时的瘦马，已成为遗民士子精神操守的图腾，其美学价值正源于去尽浮华的“瘦”，一种在逆境中淬炼出的精神纯度。文同、苏轼等人的墨竹、枯木，与这瘦马共享一片美学的天空。

步入明清，马的文化意象更显多元。一方面，马的形象进一步世俗化、日常化，融入市井生活的烟火气；另一方面，伴随着古典文化的总结与反思，对马这一意象的运用也显现出集大成的意识。在彼时的诗文笔记中，马既是情感寄托的寻常客体，也成为回溯历史、感怀兴亡的文化符号。走过这条由诗、画、赋共同铺就的辉煌长廊，马的形象已深深镌刻入中华文明的记忆底层。马从神坛走来，经历过庙堂的礼赞、沙场的烽烟、草野的艰辛，也承载过文人的孤愤、画师的痴迷、时代的盛衰。

当我们重温千年的嘶鸣与足迹，蓦然回首，是否能听见这一切浩瀚回音的巧妙合鸣？笔者曾有七律咏马：“腾踏飞黄尘浪拍，驱驰鞭影日边来。嘶风怒武长安道，践雪雄威万里埃。毛骨江湖韩干画，驯良草野少陵才。千金不买燕昭骏，难得高骧把路开。”试图用短短五十六字，将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风骚、汉赋的雄浑、太白的飘逸、少陵的沉郁、韩干的真形、长吉的奇崛、宋元的清骨，乃至燕昭王黄金台上那穿越时空的求贤呼声，都凝聚、化合，最终迸发出“高骧把路开”的声浪。

马的故事，归根结底是人的精神故事；纵然“白驹非马”，那神奇自驹，也必将穿越无数个春天。只因那奔腾不息的力量，来自文明深处的初心。

力。李贺的马，常与冰冷的金属、幽暗的夜色、死亡的意象相连。“向前敲瘦骨，犹自带铜声。”瘦骨与铜声的并置，是何等凄切而坚贞的绝响！这是对不公世道的控诉，是对个体价值被埋没的长嗟。李贺的马超越了颂美与写实，直抵存在的荒诞与生命的孤绝，为咏马传统注入了一股浓烈的、近乎现代主义的怀疑与质问。

宋元之世，马的形象在文人意趣的浸润下，再度蜕变。李公麟的白描《五马图》，洗尽铅华，唯余清隽线条的流转韵律。这既是宋代美学崇尚简洁含蓄的体现，也暗合了理学“格物致知”的哲学追求——于至简中求至真。苏轼赞誉其“不惟画肉兼画骨”，此“骨”已是精神风骨的隐喻。及至元代，龚开“一从云雾降天关，空尽先朝十二闲”的《瘦马图》中，瘦马嶙峋瘦骨如寒梅枝干，昂首且自带凛然不可犯的气节。此时的瘦马，已成为遗民士子精神操守的图腾，其美学价值正源于去尽浮华的“瘦”，一种在逆境中淬炼出的精神纯度。文同、苏轼等人的墨竹、枯木，与这瘦马共享一片美学的天空。

步入明清，马的文化意象更显多元。一方面，马的形象进一步世俗化、日常化，融入市井生活的烟火气；另一方面，伴随着古典文化的总结与反思，对马这一意象的运用也显现出集大成的意识。在彼时的诗文笔记中，马既是情感寄托的寻常客体，也成为回溯历史、感怀兴亡的文化符号。走过这条由诗、画、赋共同铺就的辉煌长廊，马的形象已深深镌刻入中华文明的记忆底层。马从神坛走来，经历过庙堂的礼赞、沙场的烽烟、草野的艰辛，也承载过文人的孤愤、画师的痴迷、时代的盛衰。

当我们重温千年的嘶鸣与足迹，蓦然回首，是否能听见这一切浩瀚回音的巧妙合鸣？笔者曾有七律咏马：“腾踏飞黄尘浪拍，驱驰鞭影日边来。嘶风怒武长安道，践雪雄威万里埃。毛骨江湖韩干画，驯良草野少陵才。千金不买燕昭骏，难得高骧把路开。”试图用短短五十六字，将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风骚、汉赋的雄浑、太白的飘逸、少陵的沉郁、韩干的真形、长吉的奇崛、宋元的清骨，乃至燕昭王黄金台上那穿越时空的求贤呼声，都凝聚、化合，最终迸发出“高骧把路开”的声浪。

马的故事，归根结底是人的精神故事；纵然“白驹非马”，那神奇自驹，也必将穿越无数个春天。只因那奔腾不息的力量，来自文明深处的初心。

(上接第1版)李道莲奶奶今年103岁了，床头摆着她百岁生日的照片。老人

插着鼻饲，视力不太好，丁诗婷俯下身，凑近她耳边轻声问候，轻轻将老人搁在被子外的手放回去，掖好被角。为了预防压疮，小丁至少每隔两小时就要为她翻一次身。见奶奶精神还不错，她将床头摇高45度，让奶奶躺得更舒服些。

“奶奶以前可以自己走路，后来生病住院，长期卧床，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，后来回到天一福院，在我们的精心呵护下，病情终于转危为安。”丁诗婷说。

从李奶奶住进养老院那天起，就一直由小丁照护。最初，李奶奶不让小丁给自己洗脚。“我这么大年纪，孩子都没帮我洗过，你一个小姑娘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！”小丁先不急否定奶奶，耐心陪着说：“先让奶奶自己洗，我们再给奶奶洗，让奶奶有尊严、有质量地颐养天年。”慢慢地，李奶

(上接第2版)如今，年夜饭开始出现“新方言”。今年1月，小红书为二次元爱好者举办了一场庙会。庙会上，糖画摊子前排着长队。轮到一个小男孩，他不要龙或凤。“能画这个吗？”他指着手机屏幕上的一个角色。老师傅眯眼看了一下，点头。糖浆如丝线般流下，在铁板上迅速凝固。

几分钟，一个可爱的虚拟马萨奇(IP形象)诞生了。男孩接过，他没吃，而是小心地装进透明袋子。“我要供起来。”他对同伴说。

在年轻人的庙会上，糖葫芦的山楂上印着卡通头像；元宵摊上有了奶茶和巧克力馅。这些新奇的味道旁边，依然摆着芝麻和豆沙馅。新的和旧的在一起，谁也不赶走谁。

(上接第1版)李道莲奶奶今年103岁了，床头摆着她百岁生日的照片。老人

插着鼻饲，视力不太好，丁诗婷俯下身，凑近她耳边轻声问候，轻轻将老人搁在被子外的手放回去，掖好被角。为了预防压疮，小丁至少每隔两小时就要为她翻一次身。见奶奶精神还不错，她将床头摇高45度，让奶奶躺得更舒服些。

“奶奶以前可以自己走路，后来生病住院，长期卧床，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，后来回到天一福院，在我们的精心呵护下，病情终于转危为安。”丁诗婷说。

从李奶奶住进养老院那天起，就一直由小丁照护。最初，李奶奶不让小丁给自己洗脚。“我这么大年纪，孩子都没帮我洗过，你一个小姑娘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！”小丁先不急否定奶奶，耐心陪着说：“先让奶奶自己洗，我们再给奶奶洗，让奶奶有尊严、有质量地颐养天年。”慢慢地，李奶

(上接第2版)如今，年夜饭开始出现“新方言”。今年1月，小红书为二次元爱好者举办了一场庙会。庙会上，糖画摊子前排着长队。轮到一个小男孩，他不要龙或凤。“能画这个吗？”他指着手机屏幕上的一个角色。老师傅眯眼看了一下，点头。糖浆如丝线般流下，在铁板上迅速凝固。

几分钟，一个可爱的虚拟马萨奇(IP形象)诞生了。男孩接过，他没吃，而是小心地装进透明袋子。“我要供起来。”他对同伴说。

在年轻人的庙会上，糖葫芦的山楂上印着卡通头像；元宵摊上有了奶茶和巧克力馅。这些新奇的味道旁边，依然摆着芝麻和豆沙馅。新的和旧的在一起，谁也不赶走谁。

一纸春联，许多岁月

徐 迅



故乡的春节，贴春联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。

每到除夕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会贴上红红的春联。只是，如今贴春联，除却仪式感，便只剩仪式感了——仿佛就为完成一项既定的年节任务，少了几分从前的年味。

小时候，我家的春联，是父亲央人书写或买来的。父亲识字不多，却有几位识文断字的朋友。这在当年的家乡，是极为难得的。毕竟，那时候，家乡能写春联的人，方圆几里也挑不出几个。除了腊月里在街上摆摊子写春联的人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能写春联的，一位是姓钱的小学教师；另一位姓桂，是读过几年私塾的老先生。两人都生得精瘦，但中气十足，很有学问的样子。难得的是，不少春联的句向都出自他们的原创。

他们写春联时，我常在一旁静静观看，带着好奇和羡慕。他们一笔一画间，墨香伴着红纸的喜庆，悠然传递着对新年、对生活的祝福。时过境迁，如今他们写的春联我已不大记得了，但他们吟过的对联仍记得一些。如“破帽遮颜过闹市，新靴裹脚走钢丝”“开动脑筋办事，失着尾巴做人”等，诙谐有趣，透露着他们对生活的看法。

等我读了几年书，也学着写春联了。我买来《对联集锦》《对联精选》之类的书，依样画葫芦，写的春联无非是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“红梅含苞傲冬雪，绿柳吐絮迎新春”之类的话。春联的词句既然是现成的，只需备好墨汁、毛笔与红纸便可以了。红纸需要裁剪成合适的尺寸，这裁剪的功夫，也是写春联的一门学问。久而久之，一张大红纸到手，我就知道怎么剪裁了，然后挥笔泼墨。

我这样试着写了一回春联后，那个村庄人家的对联，几乎都找我来写。临近春节，父母忙着办年货，我就在家里写春联。我写好自家的春联时，母亲已悄悄蒸好一碗米粥。我们找来一把刷子，蘸上米糊，将春联庄重地贴在门前。一家人这样的默契，让贴春联的仪式感里，又多了几分阖家团圆的温馨。年的气息，便在这红纸上、在墨香里，悄悄弥散。到了除夕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，父亲拿出装有“压岁钱”的红包分给我们。红包与红灯笼、大红的春联映照在一起，满室祥和，有一种“闲话年成到天明”的感觉。

当年的乡间，还有个不成文的习俗：若是见了谁家大门上贴了红春联，一般不再上门讨债了。因此，有些来托我写春联的人，便是因年底手头拮据，想借着这一副红春联告诉人家，欠款只能等到来年再还。而讨债的人见了人家门前的大红春联，一家人正欢欢喜喜地

迎接新年，乡里乡亲的，又怎好意思张口讨债呢？乡间还有一个习俗，若是家里有人过世，三年内是不贴红春联的。要贴的话，也是用白纸、绿纸或是黄纸写上“天下皆春色，吾门独素风”“守孝三年容易满，思念千载永难忘”这样些怀念的话。

春联，年年春节年年换。也有不换的。吾乡作家张恨水有篇散文就叫《我家不换春联》。他写道：“到了过年，别家换春联，我家不换，只是把堂屋门上及祖先堂上的春联，用柔软的手巾，轻轻地扑去灰尘。这事情是每年大除夕正午做，而且推一位长辈的人去做。”他说，他老家祖堂上那一副对联，是“孝友传家书百世，文章华国笔千秋”，堂屋门联，则是“欲知世味须尝胆，不识人情且看花”。后来，家乡建造“张恨水故居”，干脆把这两副对联镌刻在木板上。这样的对联，如今在乡村的一些老祖屋里，仍能见到。比如，我家老屋祖先堂上就挂有一副：“东海家声远，南洲世泽长。”只是，我家没有人用“柔软”的手巾，轻轻地扑去灰尘，而是年年都会请人重写一遍春联，年年春联都是崭新的。

老屋正堂上，挂着这样一副崭新的春联，鲜红得像一团火，把一屋子人的心，都照得暖融融的。那红色里有祝福，沉默但响亮。

风过竹声

亮 子



我住的城市里，竹子是稀罕物。它们不似老家的竹子，能成片成海地长，长成一片汪洋恣肆的绿海。在这座被水泥包裹的城市，竹子大多成了“盆景”，被小心翼翼地圈在花坛里，或种在写字楼大堂的巨大瓷缸中，安静，体面，却也孤独。

每日下班，我总路过小区花园拐角的那一小丛竹。那是物业几年前种下的，夹在两棵高大的香樟树中间，不惹眼，也不张扬。

大多数时候，我步履匆匆，耳机里是嘈杂的播客声，心里盘算着晚饭是煮面条还是叫外卖，从未多作停留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深夜加班回来，一阵风穿楼而过，我竟莫名停了脚。一阵“沙沙”声传来。那声音很轻，却异常清脆，带着一种奇妙的节奏，像细碎的玉片在风里轻轻相叩。

是那丛竹。风穿过竹子，竹叶在夜色里轻颤，发出回响。那一刻，城市里所有的喧嚣——车流声、空调外机的轰鸣声、远处工地的施工声似乎都消失了，只有这“沙沙”声像一条清澈的小溪，瞬间流过我心田。

我站在那里，听了很久。

我想起了我的外公。他是个木匠，但更爱竹匠的活儿。他的工具箱里，永远放着一把用了几十年的竹蔑刀，刀刃被磨得雪亮。

老家院子里的那棵大槐树下，是外公的“工坊”。他搬来小马扎，身旁堆着刚从后山砍回来的青竹。他从不急着动手，坐下，先摸一摸竹竿，用手感受竹皮的

光滑和凉润。“丫头”，他总是一边摩挲着竹子，一边对我说，“这竹子啊，是山里最有灵气的东西。它不娇贵，给点土就长；它也硬气，风吹雨打都压不垮”。

然后，他才抬手“解竹”。竹刀落下，“咔嚓”的一声，竹子被劈开，清冽的竹香弥漫开来。那香味，比夏天任何一种花香都提神。

外公的手很巧。那些笔直的竹竿，在他手里仿佛活了过来。粗壮的竹筒，他拿来当竹椅的腿，结实又稳当；细密的竹蔑，他把它们编成竹篮和竹席，都很精巧。

我最喜欢的，是他给我编的竹蜻蜓。竹片削得极薄，迎着光看，几乎是透明的。他用竹片做成的竹蜻蜓，轻轻一搓，就能飞出很远。“外公，竹子为什么能飞啊？”“因为它虚心啊。”外公眯着眼睛，说：“你看，竹子中间是空的，它不装那些没用的东西，所以它轻，风一吹，就起来了。”

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虚心，我只知道外公编的竹席，睡上去最凉快，竹丝光滑；外公做的竹椅，坐着最舒服，弹性刚好托住后背；外公做的竹篮，拎着最轻巧，去地里摘黄瓜、摘豆角，总能装得满满当当。我们还用竹刷帚扫地、竹筷子吃饭、竹帘子遮阳。我们家的生活好像就是被这些竹器包裹着的。

外公去世后，那些竹器渐渐用旧了、坏了，被新的塑料制品或金属制品取代了。

直到很多年后，我在一个雅致的茶室里，再次见到精致的竹制茶具，它们被当成“雅器”，价格不菲。我怀念起外公那个满是竹屑的院子，怀念那些带着竹香、带着手心温度的竹器。它们藏着一个手艺人对生活朴素的敬意。外公说，竹子是实诚东西，你对它用心，它就对你实在。

如今，我站在城市花园的这丛风竹前，听着这“沙沙”声。忽然想到，为什么几千年来，我们中国人对竹子总是情有独钟？

我们爱它，不只是因为它能吃(竹笋)、能用(竹器)，更是因为它长得好看。不是形态的好看，而是“品格”的好看。它笔直，代表刚直不阿；它空心，代表谦谦君子；它一节一节，代表骨气和气节；它在冬天依旧青翠，代表坚韧不屈。

我眼前的这丛竹，它们在风里弯下了腰，但风一过，又立刻弹了回去，叶子上的尘土似乎都被抖落干净了。这不正是外公当年说的，刻在竹子里的骨气吗？

(上接第1版)李道莲奶奶今年103岁了，床头摆着她百岁生日的照片。老人

插着鼻饲，视力不太好，丁诗婷俯下身，凑近她耳边轻声问候，轻轻将老人搁在被子外的手放回去，掖好被角。为了预防压疮，小丁至少每隔两小时就要为她翻一次身。见奶奶精神还不错，她将床头摇高45度，让奶奶躺得更舒服些。

“奶奶以前可以自己走路，后来生病住院，长期卧床，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，后来回到天一福院，在我们的精心呵护下，病情终于转危为安。”丁诗婷说。

从李奶奶住进养老院那天起，就一直由小丁照护。最初，李奶奶不让小丁给自己洗脚。“我这么大年纪，孩子都没帮我洗过，你一个小姑娘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！”小丁先不急否定奶奶，耐心陪着说：“先让奶奶自己洗，我们再给奶奶洗，让奶奶有尊严、有质量地颐养天年。”慢慢地，李奶

(上接第2版)如今，年夜饭开始出现“新方言”。今年1月，小红书为二次元爱好者举办了一场庙会。庙会上，糖画摊子前排着长队。轮到一个小男孩，他不要龙或凤。“能画这个吗？”他指着手机屏幕上的一个角色。老师傅眯眼看了一下，点头。糖浆如丝线般流下，在铁板上迅速凝固。

几分钟，一个可爱的虚拟马萨奇(IP形象)诞生了。男孩接过，他没吃，而是小心地装进透明袋子。“我要供起来。”他对同伴说。

在年轻人的庙会上，糖葫芦的山楂上印着卡通头像；元宵摊上有了奶茶和巧克力馅。这些新奇的味道旁边，依然摆着芝麻和豆沙馅。新的和旧的在一起，谁也不赶走谁。

(上接第1版)李道莲奶奶今年103岁了，床头摆着她百岁生日的照片。老人

插着鼻饲，视力不太好，丁诗婷俯下身，凑近她耳边轻声问候，轻轻将老人搁在被子外的手放回去，掖好被角。为了预防压疮，小丁至少每隔两小时就要为她翻一次身。见奶奶精神还不错，她将床头摇高45度，让奶奶躺得更舒服些。

“奶奶以前可以自己走路，后来生病住院，长期卧床，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，后来回到天一福院，在我们的精心呵护下，病情终于转危为安。”丁诗婷说。

从李奶奶住进养老院那天起，就一直由小丁照护。最初，李奶奶不让小丁给自己洗脚。“我这么大年纪，孩子都没帮我洗过，你一个小姑娘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！”小丁先不急否定奶奶，耐心陪着说：“先让奶奶自己洗，我们再给奶奶洗，让奶奶有尊严、有质量地颐养天年。”慢慢地，李奶

(上接第2版)如今，年夜饭开始出现“新方言”。今年1月，小红书为二次元爱好者举办了一场庙会。庙会上，糖画摊子前排着长队。轮到一个小男孩，他不要龙或凤。“能画这个吗？”他指着手机屏幕上的一个角色。老师傅眯眼看了一下，点头。糖浆如丝线般流下，在铁板上迅速凝固。

几分钟，一个可爱的虚拟马萨奇(IP形象)诞生了。男孩接过，他没吃，而是小心地装进透明袋子。“我要供起来。”他对同伴说。

在年轻人的庙会上，糖葫芦的山楂上印着卡通头像；元宵摊上有了奶茶和巧克力馅。这些新奇的味道旁边，依然摆着芝麻和豆沙馅。新的和旧的在一起，谁也不赶走谁。

(上接第1版)有的老人性格执拗，需要耐心抚慰……面对这些挑战，李光菊处理起来游刃有余。

大年初一，汪奶奶的女儿陪在一旁。妈妈耄耋之年，她自己也步入老年，术后照料属实有心无力。“看着小李这样护理妈妈，真比自己还耐心。妈妈住了几天，就欢喜，说她最贴心！”隔壁床的奶奶已百岁，眼睛睁开看到小李就眯眯笑。最左边的陈奶奶道出原委，“小李不仅态度好，而且护理得专业舒服，轻手轻脚，周到温柔，难怪人家都喜欢她！”

尽管没回成家，但医院就像自己在上海的第二家。李光菊

(上接第1版)有的老人性格执拗，需要耐心抚慰……面对这些挑战，李光菊处理起来游刃有余。

大年初一，汪奶奶的女儿陪在一旁。妈妈耄耋之年，她自己也步入老年，术后照料属实有心无力。“看着小李这样护理妈妈，真比自己还耐心。妈妈住了几天，就欢喜，说她最贴心！”隔壁床的奶奶已百岁，眼睛睁开看到小李就眯眯笑。最左边的陈奶奶道出原委，“小李不仅态度好，而且护理得专业舒服，轻手轻脚，周到温柔，难怪人家都喜欢她！”

尽管没回成家，但医院就像自己在上海的第二家。李光菊

(上接第1版)有的老人性格执拗，需要耐心抚慰……面对这些挑战，李光菊处理起来游刃有余。

大年初一，汪奶奶的女儿陪在一旁。妈妈耄耋之年，她自己也步入老年，术后照料属实有心无力。“看着小李这样护理妈妈，真比自己还耐心。妈妈住了几天，就欢喜，说她最贴心！”隔壁床的奶奶已百岁，眼睛睁开看到小李就眯眯笑。最左边的陈奶奶道出原委，“小李不仅态度好，而且护理得专业舒服，轻手轻脚，周到温柔，难怪人家都喜欢她！”

尽管没回成家，但医院就像自己在上海的第二家。李光菊

在市一福院的三年里，丁诗婷轮过好几个专区：从重度失能的北六楼，到北七、南四楼，还到南一楼认知症照护专区。她凭借着优秀的工作表现与热爱，入选北五楼的见习班长挂职锻炼，这些经历让小丁从职业小白晋升为一名可以独当一面的“青春养老人”。如今，丁诗婷已是院里的二级技师。

工作仅半年多，刘畅也凭借努力拿到了护理员高级(三级)证书。在她看来，每一步扎实的积累，都是在向心中的那个远方靠近。

说起这些护理员，72岁的杨当靠不住地夸赞：“我母亲住进来后像换了一个人。原来不怎么讲话，现在愿意开口了；原来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现在会笑了，人也胖了一圈。他们是真的把我母亲当成自己的父母、自己的爷爷奶奶在照顾，当亲人一样对待。”

她说的“他们”，当然包括这些“00后”。这些年轻人，接过了前辈手中的接力棒，用青春守护着暮年。

我是谁。我们彼此看见，就够了。”

他们也在城市里行走，去手作坊学编一个中国结，去老洋房听一场跨界音乐会，去弄堂市集淘一件复古玩具。过年的“行”，从“回到故乡”，多了一层“找到同类”的含义。

团圆的本质从未改变，但团圆的形态，已然百花齐放。

到底什么是年味？答案从来不是非此即彼。当年味从一种浓稠、集中的状态，变成了稀薄、日常、弥漫在生活各处的状态，反而更深地扎进了生活的土壤里。因为它不再依赖于固定的形式，而依赖于你是否还愿意为它花时间、花心思。

上海，这座永远生机盎然的都市，成了这场年味变迁最好的舞台。